眉叟記言 九

四時
壽老
儒林
詩

妖孽
叙述 一二

共二十

記言卷之五十四 續集

四時

親耕劄

伏以禮正月元日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天子祈穀于上帝配以后稷乃擇元辰天子躬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大夫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士賤不與於耕故不及於勞酒九推之後農夫終畝古者藏種穜之種于后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也生而

獻之以佐王共郊禘也此帝王之盛節也三代行之西漢時景帝既耕籍詔曰朕親耕示為天下先也晉四年正月丁亥武帝親籍于東郊戊子大赦司空潘岳上籍田賦稱頌盛儀此晉漢古事哉 中宗八年親祀先農乃親耕籍田先農者神農氏為耒耜始教耕後世祀以為先農者也 明宗八年復修親耕之禮農民之望莫如豐年主者之瑞亦莫如豐年詩人歌頌亦皆以壽考豐年先王躬籍千畝所以為百姓祈穀而亦示以身先之也臣嘗侍 殿下進親耕之

說 殿下許之臣心忻然乃退考之禮經載籍
以籍甸古事更瀆天威臣極知猥越而臣犬馬
之齒已窮賦命迫矣歷陳前古之大禮盛儀欲
加勉於 聖德者也臣昏耄病重氣力已死受
國重任尸官已三年無一報效 聖明所知也
伏乞 殿下憐臣老病將死特許恩遞令任便
休謝以終餘日臣事 殿下幸免大罪而 殿
下使臣之禮亦得矣

進 親耕頌劄子

伏以 上卽位之三年二月乙亥 上幸東郊

祈穀于先嗇仍帥公卿大夫　親耕籍田行農禮畢還執爵于大寢禮儀甚盛都民耆老百姓莫不悅豫咨嗟頌禱越翌日丙子以自耕勸民之意布告八方可謂帝王盛節自古記之不可喑無歌詩以稱述盛德臣穆謹作親耕序仍作頌以獻一章三十八句臣無任懽忻慶抃之至取進止

親耕序

禮曰上春農祥正中日月底天廟春土脉發太史先立春九日告于稷曰立春陽氣蒸上膏動

雷將發聲又震不渝土脈滿則眚百穀不殖稷
告王王祗祓後監農不易於是司空除壇于籍王
命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田畯咸戒農用瞽告
曰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吏御史皆齋三日王淳
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
乃行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百吏庶
民畢從及籍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祀之以
為農祥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一墢公卿大夫
各三其上庶民終于千畝稷省功太史監之司
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

贊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民終食是日也樂師
以同律省風土司寇命其旅田徇農師一之農
正再之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
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乃大徇王事
同内宰詔后帥六宮之夫人生穜稑之種而獻
之于王以其育傳類蕃孳之祥也天子為籍千
畝冕而朱紘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
以事天地山川社稷身自耕以為天下先也民
之大事在農郊禘之粢盛民之蕃庶事之供給
財之蕃殖協和輯睦敦厖純固皆本於農故聖

人重之

親耕頌 并序

上旣三年喪畢冕服祗祀　太廟越明年中春之月乙亥　親帥公卿百吏幸籍甸祭先嗇躬耕籍田此三代之禮也古者鐘師掌鞞宮正掌鞞干將毛戚乘輿乃出封人壝宮四塗廣阼祼將登降之儀獻種御耦之節皆所以身致誠信盡敬逆釐三神者實儀式百辟耆老百姓莫不懽忻嘆息以為王者之盛儀也臣謹拜手稽首獻頌其頌曰

農祥晨正雷震出滞　王命司事百吏咸戒陰陽分布瞽告協風司空除壇恪恭于農三后獻種黍稷穜稑種上脉無眚百穀用殖　王親祼鬯以祀先嗇監農不易物土之宜冕而青紘躬秉耒耜　王耜一墢三班其耕　王親自耕以供粢盛身致誠信盡敬神明勞酒既醉豈年之慶旣洽且樂　君王乞聖風和土養五穀之昌天之降祥稌黍穰穰高廩億億胡考之康　君王萬壽如陵如岡

進箋仍乞歸劄

伏以月令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歲將更始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令 上春秋漸長明習治道能與天地更始令四方黎庶欽仰 聖德之化至矣今世道大壞先王之治忠厚衰亡政亂俗敗人心世變可謂極矣利口覆邦小利害大事為今之治修先王之法行先王之政必得忠實謹厚之良善以信任之 上心亦必以忠實謹厚加勉 聖德勿誘於非僻之干張公正拄私拒禁未弊偷薄之治人心可保天命可祈也為將死其鳴也哀人

將死其言也善 殿下勿以老妄罪臣察納微
衷庶幾有補於治道之萬一也今聞講誙大事
見阻而歸一請得請固難矣亦不可以一見阻
而遽已也國家多事大小將奔走之不暇臣氣
力病力生道已盡當此之時臣乞諭左急許臣
歸死故里實是大聖人終始之 大恩死日如
生年者也臣無任瀉泣望天祈懇之至

進君德日新箋仍乞歸劄

伏以孟春之月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是月也以
立春歲事更始周官正月之吉始和布令于邦

國都鄙縣之象魏使萬民觀治教政刑之象浹日而斂之此新民之治也萬邦惟新在君德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教不能則勸故曰作新民人君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代天理物準以日新此新民之本豐年之慶壽考無疆此其基也故仲虺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新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伊尹曰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德必日進日新不日進則日退德日退則怠惰放肆敗德之事非一溫恭克讓堯舜之成德毋自滿以招損毋自廣以狹

人有不順于德者謫見於妖孽妖孽者亂亡之
戒也可不懼哉天道變易歲序更新君治亦然
布德和令與物更新故其箴曰
德莫善於親仁治莫善於保民學修而道立其
本在身孜孜益勤聖敬日新遠佞去慝王道正
直四方嚮服天降百福國以和寧黎民富樂億
兆興頌咸曰莫非爾極
臣老死病月八十四年朝暮且死事　殿下無
日謹以君德日新之訓用箴戒于　上上亦以
此自勉臣雖在九泉之下此　殿下用臣也至

此臣言事罪矣竊有私所願者乞 賜骸骨歸
民伍守寂返本以順歸化之正足矣萬萬無他
望也取 進止

慶賀

上壽慶禮後獻頌劄

伏以臣老死之年獲覩 上壽慶禮國家多事
此禮不舉今 兩朝二十年臣蹈舞頌祝千壽
萬壽 上即位之年廣州上白雉此聖人之瑞
其明年大旱 上親禱社稷大雨方數千里歲
因大熟農民上願莫如豐年帝王上瑞亦莫如

豐年臣作雉翼靈雨之詩今臣犬馬之齒已窮
矣一朝顛溝壑其詩湮沒而不稱恐 盛德嘉
瑞不表於後世也今因獻頌并精寫以進白雉
之瑞靈雨之應圖 上聖至誠之感無以加矣
上壽大慶亦 聖王孝治之文臣故獻頌而詠
歌之三代雅頌之遺也數年以来水旱凶札日
月薄蝕夏月雪冬月雷當冬不寒桃李華氛霧
冥冥妖星二十其一孛星亦星家大忌積咎召
怨積怨召灾積灾召殃臣竊懼之減田租斷軍
布輕百隸或失信於小民耶禁邪枉顯忠良申

憲令或誠意未孚耶前之降祥後之示警實天
心仁愛　殿下也警戒不怠顧省不遺以為積
咎召怨者何事積怨召災者何咎夙夜祗懼不
敢寧處以承天心臣聞孝莫大於忠養邦君之
孝亦莫大於安百姓保邦家為億萬斯年之慶
鍾鼓管籥陳饋殽羞之養特其次也書曰愼終
于始小心畏忌不自滿暇以終中興之業使四
方黎庶莫不舉手相慶曰　聖人大孝也
上旣諒闇三年見祀　先王於　太廟越明年
丁巳十一月十六日己丑十九日壬辰　上上壽

太王太妃　王太妃國家多事不舉此禮今
兩朝二十年方召鄒國歌樂瞽奏管絃琴鼓方
響女樂既備而以今年湖右江左大飢　上不
欲重困百姓凡上燕物數出於地產者申　命
有司令勿責於其邦百姓莫不曰吾　王子惠
之仁也舉懽欣相慶臣穆作詩以歌頌　聖德
亦二雅之遺也拜手稽首以獻其詩曰
鳶飛于浴諸生業業　君王式燕鐘鼓逢逢樂
既和奏矇瞍于公
嘉殽脾臄醓醢膰炙上壽扶秩洗爵奠斝於皇

慈聖天錫純嘏
陳饋八簋禮儀孔盛於皇 聖母於千萬年邦
家之慶
昭明有融君哉嗣服孝思有則亨膺多福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豈弟君子四方之綱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民宜人萬壽無疆
黎民以休以豫邦家之光百福来求永綏吉祥
鳶飛于浴七章二章章六句一章章五句四
章章四句

康年詩并序

上即位之元年三南東界大熟二年四方大熟黎民富樂小雅有大田之詩詩人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上之意旣孚于下下之意亦順于上者也學大田作康年八章竊附于七月載芟良耜之作以述　聖德之化詩曰

康年多稌萬億之祥風雨孔時豊年穰穰黎民壽考富樂且康

甘雨祈祈農畝薿薿厭其傑矣如梁如茨

厭厭其苗綿綿其麃千耦其耘于隰于畛

高燥畢濕稌黍咸宜百穀盈疇嘉穗離離農夫

之慶胡考之寧

荼蓼之朽黍稷之茂以穫以畝百室之盈婦子之寧

乃穫乃畝惟廩惟庾廩庾既實　曾孫錫禝祜

為酒為醴以禋以祀逹之賓客以燕以樂椒認

馨香邦家之光

天錫有年曾孫之昌如陵如岡萬壽無疆

乞骸

乞歸劄

伏以人老則敗敗則病病則死死生之常也耳

敗則聾目敗則瞍心敗則昏應物不靈乃死臣
衰敗已極視聽瞍聾心亦昏耄疾病又劇旣積
月彌留食食全廢手足偏痺步履不利徐則蹣
跚疾則顚仆呼吸短促數步一息坐立須人沉
痼奄奄朝夕且死以如此之病力如此之氣息
職名在身問其職則大臣也問其養則庖人之
肉廩人之粟問其事則尸曠之譏國人之所共
知　殿下以先王優老之盛德不忍遽棄老臣
臣一息未絶不知慙懼於心乎伏乞　聖明憐
臣許臣休謝得釋負而歸化鶴鶴皆天地之大

恩也

再劄

伏以臣以老昏眛乞免　聖恩曲庇三詣温諭

近侍又臨臣恐懼隕越不知所出三公之職捴

百官平庶政理陰陽經邦國臣濫蒙誤　恩位

至三公已四年於此而無一籌效朝綱大壞汙

濁成風形勢專門私逕爲通彌義理晦塞無法

無紀人心日離灾異百出如臣無状冒居非據

加以老悖昏耄叨竊寵利召灾招咎恬不爲媿

上而負　殿下下而欺一世臣之乞退恐無以

自說於四方後世也伏乞 聖明臨下克嚴黜
臣民任以彰臣罪國家幸甚事體幸甚取進止

乞退仍辭耆老所第一劄

伏以禮曰七十許致仕八十月告存八十與之杖而杖於朝九十不召君致享食之禮於其家則使人受之不親拜禮也所以老老也為其氣力消亡欲其生而安之也今臣歲律已窮臣犬馬之齒過一二旬朔則八十有三昏耄已甚欲謝事歸休掩身保養或延歲月之命臣老事文墨求業積數年天子諸侯吉慶凶喪軍旅巡守

會同之禮大夫士之禮付焉與夫東方古事自
檀君箕子衛滿溫祚句麗朴昔金三氏世家又
其外爾愼穢貊靺鞨諸種列傳書凡累萬餘言
幸一分精力未死得卒業而終此世則此臣事
殿下有終而亦死得瞑目於九原矣　殿下特
許休謝此無非大聖人成人之義而得不沒於
後世亦國家之盛事也耆老所者先王養國老
之所也國制文官年七十爵正二品以上者皆
預焉而門蔭武臣不預焉定之爲成憲臣本以門
地發身不當載名其列而今有　恩命遝下無

前異數臣固不敢當而臣心以爲國之大事小事一遵舊章亦嘗累陳於　上前矣今一朝改之事體不可實臣心所不安伏乞　聖明亟收成命毋以一人之寵遇輕改古制不勝幸甚

歸田里劄

伏以臣蒙荷　殊遇寵擢異等感激　恩私爲殿下死無所辭臣年入九十精力耗死老悖至此不可冒居朝班初欲臨行趨詣　殿陛之下瞻望　天顔永訣入地以爲無憾也旣衰敗無餘老病尤劇無復人事舁疾還鄕一念狗馬之

戀情亦感矣臣無任悚懼死罪死罪取進止

謝許歸田里劄

伏以遠違近侍既有僭冞之 命又復 宣諭勤切臣老孛昏耄負 殿下至此罪戾益大惶恐隕越一死罪一死罪欲還則筋力耗盡決不可供職欲去則 上教嚴重且遲且回在途上已四日氣力委頓疾病又劇何幸 聖人有寬許之寵命得安意昇返鄉廬無非天地愛育之仁無物不被感激隕涕不知所云取進止

[redacted]

記言卷之五十四終

記言卷之五十五　續集

壽考

受几杖後進言疏 乙卯

伏以臣以不才年最壽今歲月已改矣臣犬馬之齒八十有二臣起自廢斥不圖殊遇隆洽旣位極人臣加賜几杖優禮之盛至此極也今臣老死無日精力消亡居三公位無一報效徒虛名欺世多慙愧百僚臣庸下無他長以無事得壽請以此告　殿下此微臣獻芹之忱也臣迂拙不售於世久矣平生所自勉者有三守而未

能一焉一守口二守身三守心守口則無妄言守身則無妄行守心則無妄動守之本在靜心先定則靜靜則事物不能亂然後恬靜無妄無妄故無事無事可以盡物可以盡年推之於家國天下皆然人君為四方之表出言而為天下則行事而為天下道主靜而為天下極皆出於靜故其本靜者以事則其績廣以物則其則正治道既張四方無虞黎民大順長久治安黃帝在位百年少昊八十年顓頊七十九年帝嚳七十年堯九十八年舜節年皆百歲殷湯亦百歲

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五十九年周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皆用此道也臣爲 殿下進無妄無事之訓爲千壽萬壽之祝臣穆拜手稽首以進

耆老所記事 丙辰

元年乙卯 上旣賜老臣以几杖經筵臣白上曰國制秩正二品年七十以上者皆入耆老所今穆以 上之所尊用位至三公年八十有二當入耆老所而古事非文吏不得入豈以三公其所兼任如領經筵監春秋館事皆文吏職

而獨不得入耆老所非所以待耆老之意也
上許之國初盛時 太宗親臨耆老宴旣盡懽
上取耆老題名案親書 上諱 上年六十則載
上諱從 上敎也所以識君臣同樂壽考之意
也又賜之土田奴婢漁塲以厚養耆老耆老門
外公卿以下皆下馬古事也禮凡養老有虞氏
於上庠夏后氏於東序殷人於右學周人於東
膠皆學也四代之養老皆必於學何也以講明
孝仁禮義之所也三王有乞言敦史之禮今皆
亡矣今之耆老所雖非國學之處然實虞夏之

遺也識之
以老乞退自述百七十五言
老人平生嗜書篤信堯舜周公孔子之道旁及
六藝之支盡倉頡史籀李斯周道衰百家同異
起兼愛為我飛箝捭闔刑名術數奇詭譎詐天
下遂大亂好遊東臨日出檀君之墟箕子八政
之遺肅慎靺鞨獩貊石索弁樂奴真番風俗物
產名山大川遍歷五十年盡矣乎老以無能罷
用為千乘相此布衣之極而老人今年八十餘
禮七十致仕八十與之杖而乃告存今老人過

致仕之年十年受几杖又二年充耄荒倦辝休矣乞歸鄉社以終吾年壽足矣
柔兆執徐夷則之月眉叟書時叟請告乞退者十有一

居室

辭作室五上劄戊午

伏以大旱歲飢民急而私一臣不計病農營巨之罪也此外又有不敢受命者三恩私太盛者數君德優禮不擇者損國體知不可而不辭者犯非禮此三者治道之大禁也昔晏嬰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嬰既拜而乃毀之景公許

之今 殿下貴寵臣不下於嬰而臣之報 殿下不及於嬰臣特不及嬰者安其所毀者獨不內慙於心乎臣力辭固辭辭至四五而不止者此也臣罪萬死惟 殿下垂察焉

恩居詩序

上即位之四年老臣以老辭判中樞乞歸田里經筵臣李沆白 上有賜宅之 命臣力辭不已曰昔晏嬰使晉景公更其宅返則宅成嬰既拜而乃毀之今 上貴寵臣不下於嬰而臣之報 殿下不及於嬰臣特不及嬰者安其所毀

耆獨不內懸於心乎 上終不許自國初至
上之世二百年賜宅者三人 世宗相黃翼成
公 宣祖相李文忠公今老臣八十厚荷寵擢
一年五遷其官位至三公告老則有几杖之賜
歸田則命治居室老臣歷仕三朝今年八十四
生老病死皆在 恩澤之中名其室曰恩居仍
作詩歌頌 聖德陶唐擊壤之遺也其詩曰
夙夜祗懼對越在天不愧屋漏庶無咎譽於自
聖哲老老是先四方熙熙於千萬年

萬木春鳴小說

山中無高巖巨石土沃草木蕃茂宜五種、〆鳥
獸居深僻人事絕稀每春晴晝永林樹間鳥
聲溪響老人無事名吾居曰萬木春鳴識樂也
壬戌立春夕林居老人書

記言卷之五十五終

儒林

趙文正公遺卷序

穆嘗讀趙文正公蘭竹詩爲之咏歌之嗟嘆之不已屈子所謂其志潔其行廉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於世者也令人感慨流涕今又讀其遺編詩十三賦一策一墓表一簡牘三上疏一啓事進言論學凡二十九明正學淑人心尊王道黜霸功斥邪說排異端大要皆在此一時推公爲道學之宗有以也時去古

未遠先王遺教善俗猶在　上方嚮用儒術有志圖治倚重公左宜公亦傍招儒學崇奬道德修明政教自任以一世之重爲如何哉卒爲小人所制作妖孽讒害正士儒林之禍慘矣嗟乎於是良善盡矣昔秦焚詩書坑學士漢作黨錮之禍宋有僞學之禁此皆亡國之事幸賴　仁明之治群賢輩出治教復明至今人言己卯之賢己卯之治己卯之禍今諸賢人之禍釋矣爲萬古卞賢邪扶世教大矣然小人之讒賊忠良何可盡言嗟乎百代之論顧無益於九原良足

悲也良足悲也太常議謚曰文正祭之國學公平生樂遊之跡畀命之地墳墓之鄉皆立祠列書之以為趙文正公遺卷序

寒岡先生文集序

先生生星州沙月鄉明　肅皇帝嘉靖二十二年七月壬子也諱逑字道可姓鄭氏牧隱叙傳西原大姓者也上世有大將軍顛高麗世以忠節著聞自僉議贊成瑎清河君僨左諫議大夫誧進賢館大提學樞至政堂文學揔以文學相傳五世又五世有思中賢而不出鄉黨稱至行

寒暄堂金先生之外孫也娶星州李氏生先生
以名臣之世隱德不昌後世必有達者是也先
生兄适崑壽皆貴用崑壽　昭敬世封西川君
以着德稱者也先生少好禮發憤讀書從吳德
溪先生受易乾坤文言二十一初見陶山李先
生講心經道既通遠近皆師之　昭敬王六年
選才學士修撰金宇顒白　上曰有鄭逑者少
遊李滉曺植之門明於經術可以布衣召問治
道也　上特召除官不起蒼坪作寒岡精舍家
禮集覽補註成後拜昌寧縣監先生三十八

上召見問曰李滉曹植其學何如對曰滉德厚而學純學者可易以尋入植特立獨行學者難以為要也　上又問大學踐行宗旨對曰先儒言天德王道在愼獨而立志與有為為貴　上稱善既之縣修祀典行鄉射鄉飲酒養老之禮一年監司報政最以特平召之辭去五年又召儒學校正小學四書口訣先生召至京師明年為咸安郡守問舊俗修廢政表善行治教大行二年歸四年有倭寇連陷三京　上西狩國大亂時先生為通川起義兵伐賊傳檄郡縣　上

兄河陵君避亂山中為亂民所迫死而亂者屢
之不知屍處先生曰問因得之收殯以聞 上
為之於悒嘆息而言曰無以報德特拜江陵府
使一年歸以承旨召公入侍經筵 上問易経
傳本義何先對曰易之道明乎消長盈虛之理
不失時中者也徒以下並前知而已者末也程
傳先也明年出為關東觀察使方兵革未定受
命築鶴原城以為關東保障置元冲仰祠壇至
江陵祭國殤下令諸郡縣皆掩骼埋胔寧越審
魯陵原州祭隱者元天錫墓 上既還都賊屯

海上聲言再舉諸王子妃嬪皆在成川成川古
卒本扶餘山深阻阨賊路遠故也時先生爲成
川 上戒諸王子曰警戒謹飭毋得過於賢大
夫三年 懿仁王后薨將葬有妖言上䟽論山
陵事二年爲忠州北江祭國殤月餘謝歸是歲
被召校正經書義五先生禮說心經發揮成絶
鄭仁弘武屹精舍成在修道山中山高谷深含
有武屹藏書四年有安東之命一年歸明歲光
海君立特拜大司憲於是三司啓臨海君有變
急言置法而事皆無實而積疑已成先生上䟽

諫曰　先王末命在耳先嬪早世兄弟二人寢
食不離　殿下至情尤有不忍焉者獄不必盡
究人不必盡問罪不必盡嚴法不必盡施也既
讞成國人寃之先生連上劄自劾曰臣豈　殿
下全彝倫之至愛而物議愈騰以全恩爲非臣
貪榮冒祿大失人臣去就之義遂辭去於是禮
曹問大喪喪服之禮有講定喪禮十八條丑年
有逆竪朴應犀者上變告國舅延興家旣族滅
永昌才八歲當置法而又有　母后異宮別處
之議先生復上疏曰昔周景王時賊臣擅措作

亂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實不知擔括欲立已也旣事發擔括出奔尹言多劉毅等五人共殺佞夫非王命也孔子書之曰天王殺其弟佞夫佞夫之死初不出於景王特莫之禁也左氏曰罪在王也穀梁氏曰甚之也杜預曰殘骨肉也爲景王之累何如也景王之過至大矣成之也今日之事雖然無識又非但佞夫之不知也論者必欲奉命者又不甚於景王之莫之禁也歟其欲使 殿下將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也又曰父子夫息古之人臣以過宮伏地積誠稽君勉

君今之言者乃以别宮異處請焉此臣所未曉
者也　殿下必以舜之心爲心恭爲子職無變
於前日之所事者爲舜亦不越乎是也於是永
昌既見殺而　太妃閉之西宮供奉朝謁皆廢
宗室大臣諸大夫諫者皆得罪先生更欲盡言
極諫以爲爲宗社之大逆負天下之大罪者孰
有如武曌者也張栻以當時不廢爲言朱熹曰
在中宗則不敢爲出母之事壞大義毀大防以
循今日之論則　殿下他日地下將何以有辭
於　先王出入太廟亦何以爲顔於薦享乎草

疏未上柳淪疏批下有曰鄭逑首發全恩之說
掠義名亂是非爲不忠不義先生知不可諫而
乃止二年五服沿革圖成　顯皇帝萬曆四十
八年先生七十八其正月甲申先生寢疾五日
而歿四月葬蒼坪弟子皆服三年先生謙下有
禮敦厚忠信身爲禮義之主四方學士宗師之
南方自古稱君子之邦今先生之鄉又去先生
未遠餘敎不亡人心安善俗重爲邪知禮讓擬
於鄒魯云先生死之四十四年改蒼坪之葬改
葬之墓州北五里印懸大葬是也先生遺文十

一卷其文皆粗盖於此學斯文如編類五先生禮說心經發揮禮記喪禮分類家禮輯覽補註五服沿革圖章皆開牖後學而又戊申癸丑今忌劄出於至誠惻怛為百代之教自古富貴者當時則榮殁則已焉先生以布衣殁而彌彰者此也今世代漸遠當時諸弟子皆老死晚歲末學及門者穆少先生五十二歲今年八十有三朝夕且死忘其僭越正其訛誤考定編類以為

愚得錄者 宣祖世湖南徵士困齋鄭氏所著者也其記論序說雜著警學上疏書又如絶句諸小作一行數行皆非閑漫散說爲有益於斯學斯文大小總二百三十四篇可謂百代之文其所立者正所論者傳得古人之旨至於論易論數尤加詳密如伏羲仰觀俯察則河圖畫卦二圖陰陽上下左右設卦對配陽一陰二天圓地方日月晝夜寒暑往來數之體用備矣天下事物之吉凶悔吝皆在此數之範圍云者可謂盡矣又洪範筮法祖述蔡氏推演詳說此又何

可得也嗟乎己丑之獄儒林學士之痛何可勝
道哉守愚困齋二賢者皆不免於禍白沙李相
國作己丑錄言寃獄事詳矣彼病之晉州本毀
刊白沙文集去己丑錄補僞作以沒其跡其心
以爲鬼神可誣也百代可欺也然無此理人心
不可誣而况鬼神乎匹夫不可欺而况百代乎
先生旣栲問無實 上意已悟則澈又變更排
節義之說令感怒 上心流之窮北慶源慶源
古沃沮之地在爾愼東浮海上其外福餘之界
風土絶殊爲異域先生六月至阿山堡癸先生

弟寬齋叟其居處服食一如持喪者十三年而
叟死其冤結至死之悲足以使人慨然太息有
愚得録三卷隨手記九卷嘗禍以罪人書搜括
以至　上覽之曰此讀古人之書者也下縣邸
給其家而禍由事不可知今書皆亡而傳於世
者唯愚得録三卷亦出於弟子私藏本而其傳
書訛誤海翁晩年校正考訂者也後　上知其
冤其事解而主獄者瀫江界安置南方士為鄭
氏立祠其鄉　孝宗時瀫儻復用亭白　上毁
其祠時海翁上䟽累千言仍言鄭氏冤死事

斯人者亦見疾於黨人久矣雖沮抑不上然後
之人皆知澈黨造言請詆也　上之初年黨人
敗　上命復其祠六年前日用事者諸臣皆復
召用而祠亦復毁南方士以推尊鄭氏陷於縲
絏者五十配去者二十禁錮者四百嗟乎鄭氏
以一言指斥小人其禍至此也其禍至此也余
老矣歷叙耳目所睹記自己丑寃獄古事以至
重毁祠其間近百年列書卷首以爲愚得録序
上之七年仲夏下旬庚辰陽川許穆序

遯溪先生遺編序

君子之學自明性誠身以至知命知天學博而道大詩之風雅之政易之神化春秋之義禮樂之文推之於家國天下其治一也篤仁行義道德之施博矣天道無為而行化育聖人無私而贊化育道之行謂之教通於道謂之學其本至微其用極備有善惡有吉凶其故過不及之致也楊墨氏為我兼愛皆仁義之誤者也周道衰孔子歿異端百家起李斯學荀卿焚詩書坑學士天下遂大亂禍亂之幾分於法術之差也穆從師心雪翁聞過不及之戒終身誦之師心好

善無窮常言曰吾才智下每臨事加勉幸無大
過雪翁曰吾無他異能以惡衣惡食與人居而
不恥吾可庶幾焉師心仕止考工佐郎自隱無
名以終雪翁事　孝宗三爲掌令皆不出或曰
當言責可以言而不言何也曰強言要名吾之
人恥之　孝宗末己太樂正七十四歿有所著
大學口訣經傳解又自性命天人之本禮樂文
物人物古今死生治亂興壞妖祥災異四方上
物以至百家衆技閭巷歌謠俗尚凡累數萬言
家失火書不傳於世也有弟子李命著收得遺

文如親舊諸生㕦問書疏祭文韻語來示老僕僕仍以編次又有所嘗講論者若干書附于答問之下 答問十九附九上疏三書二十祭文四別錄四韻語二十五爲二卷年譜言行錄行狀墓誌又一卷

遯溪遺編答問附小序

吾雪翁先生殁已一紀有半吾且老入九十見人事改易嗟乎已成古今良爲悲感書篋中藏遺文古事可述者多有之文字之傳後世亦天也前年書屋失火書皆不出獨遺答君養齋祭

荅幅巾之制荅除喪之節荅祧遷之禮陜州時
書贈居官之節爲治之戒數篇累百言而已噫
乎世無老德微言圮絕文字在紙詳密精約一
言二言皆見大義從弟穆識

愚得錄跋

隨手記愚得錄共十二卷禍初　上旣下縣邸
給其家而皆失之無可問處愚得錄出於門弟
子私藏本而其傳書有缺字有誤字有衍字多
不可讀海翁爲之考訂訛誤得爲完書皆海翁
力也海翁前後直斥用事者擅權亂國流離窮

厄年至老死　上特寬釋之因入海不返也追
雪鄭氏寃死疏累千言嚴正可畏而又表著其
書令不癈於百代考其平生旣直道在我終其
身窮厄而不悔龍洲老昔謂余曰當大患難大
變革之際非此人不立眉叟書

記言卷之五十六終

記言卷之五十七 散稿續集

詩 諸體四言五言七言長篇

古詩

辛酉驚蟄節李吏曹前年竄逐歸同諸君遊西海上相與酬唱詩并序十一篇以遠客竄涯會合之樂此天也固不可以人事相期今荷專示亦安得無一言顧纍方負罪杜門不敢出與人酬唱為事不可纍亦嘗遠遊南趺餘海濵千餘里今六十年如昨日來示諸作令人覺悠然遠懷略述海邦風土謠俗古事

望海作古風一十八句寄謝其詩曰
昔我萬曆末南遊過清泗百濟西南畔大壑無
天地蕩潴迷六合嘘噏吐靈異包括宇宙大居
畢以為器朝日而夕月兩曜各正位白海三神
西萬里汉一視浮磬出海濱島夷或衣卉徐州
貢蠙珠白魚供祀事蛭蜆田横島哥天下誦其義
九夷八蠻外泱漭難悉記重譯獻珍異各以名
物致河南温祚國藻澤一千里兩湖為上腴衣
食恣好羡取給饒魚鹽多貿行繇利國俗尚富
麗丈夫喜遊戲槩論九州齊荊楚之俗相類今我

九十老昏忘多愁悶略舉溯洄作一二贈相示

無事偶吟一首 壬戌

人生不如石礧磈無崩毁彭殤一壽夭不足為悲喜

寓懷二首

謝辭千乘相守寂掩寒扉多慚鐘鼎貴但取高人咲

曾參辭致邑不慊以吾仁衣弊耕於野受施著畏人

百濟西望海謠九九闋五十九句其謠曰

罽嗟遠眺大海漭洋無涯包括宇宙渺漫六合
朝日夕月星辰錯落陽開陰闔潮汐吹欱漻灪
浩汗瀲灩溦浹蕩颺合散戕風迅雷屑雨海動
噫霾滉瀁滔天膠戾而爭迴極目慺憺幽怪曠
望無外神廬祗窟奇詭積儲潛靈居包歸虛變
一足龜六牸鯨吹濤陵吞舟青兕玄螭鮫人水
怪三角騂列蛇身豨首詭變出沒霮昱絕電妖
露呵歘陽氷五寸陰火潛然其外黑齒棧齴尒
蛙蠔蜒烏衣裸人佛齊必葉折木天墟瀴滇渤
彌駭奇詭之多魍像食人天吳肹瞻群妖遺迹

海童馬銜吐噏邀露賅䆗無度氛霧靉靆廣宇
黮黷慌惚幽暮惴然而慄黯然而駭鷗之鵠之
洙泗斷如魯道之遠作者七人師襄入海清士
遠引曠然無儔道既不行尼父且欲浮海而乘
桴死者不可作其虛其徐余將焉如

老人今年八十有七既耄荒又病聾無人事
鳥獸不驚山居閒暇作四言詩長作其詩曰

山氣巃嵸山曲崔嵬林木糾鬱巖谿環䃔深山
谷遠人事亦稀麋鹿不驚㢤㢤漇漇遨矣神農
肇我稼穡至正先穡勾龍后稷三之辰于耜四

之辰予祚以耕以鎡少壯齊作以種以薅有相
其力旣衰且顓天道不息十月滌塲禾稼旣同
朋酒序飲豊年之終養老慈幼饋食有禮器用
陶匏氓俗樸騃安樂壽考與物熙熙淳厖之古
不爭不欺外戶不扃庬不夜吠優哉遊哉予以
卒歲

山氣九章三十六句

觀書三首

洋洋慕聖謨說讀皆孔子不知老之至死而後
乃已

有德必有則不爽報施報申申抑之戒夙夜儆
昏耄
聖人憂世患魯史示殷勤首言大一統萬古垂
空文

無可無不可吟七言

一往一來有常數萬殊初無分物我此事此心
皆此理孰爲無可孰爲可

無題二首書懷

我老至期頹生不知治亂熙熙擊壤歌日與樵
童伴

皡皡著誰子自言太上人得意羲皇世孰云坐
不辰
偶吟絶句遣興
陽阿春氣早山鳥自相親物我兩忘處方知百
獸馴
愼酬酢自警五言
人情有萬變世故日多端交契亦胡越難爲一
様看
立春作之十字
測候在嵎夷化育驗於斯帝嚳曆日月百代示

人時

不知山外事

朝日上東嶺烟霞生户牖不知山外事墨蔦寫蝌蚪

有遠臣白　上禁古文

周時史籀作大篆不禁蒼頡古文孔子時專用蝌蚪文字秦時李斯作小篆古文猶在漢鑄五銖錢莽鑄貨泉皆用古文李斯焚滅百家古文不毀

驚鳥蟄蟲後作　首春東作之始覽時物忻然可喜識之

草木已萌動節乎驚蟄後農家修稼事少壯在田畝

偶言三首

空階鳥雀下無事晝掩門靜中觀物理居室一乾坤

無聲無臭極聖人亦不言箇中深遠意無語向誰論

倚伏有常數憂喜聚一門三復金人銘多敗在多言

記言卷之五十七終

記言卷之五十八　散稿續集

妖孽 鬼神之災

祈禳牛疫文 庚申二月初吉日獻爲安峽時

妖孽成災人多疾疫牛畜多死十翼曰坤爲牛洪範曰土爰稼穡土能耕稼穡付於土牛禍稼穡之災無牛則耕不作耕不作則稼穡不成稼穡不成則無食無食則人之類絶矣土德主子母之仁衆生顒號相感在鬼神守土者爲神人之主至誠祝禱無感則無神爲鬼神之羞消牛禍以成稼穡成稼穡以利生民鬼神之責也民

悅則神悅亦永有馨香之報

熊淵論鬼祟二百二十九字（論鬼神之正變以及妖孽）

鬼神者造化之靈體物而不遺精氣交感禱焉則應致之則格能冬寒夏暑春發歛收風雨時若百穀穰熟無災無殃民無疾疫殃祇此鬼神之正殺人嚴祀事以明鬼神之德若鬼神亂而與妖作孽妖由招殃災害並臻或人死而靈識不散以禍福食於人左非鬼神之常周官以時大儺男巫招弭女巫祓除以却凶惡人皆忌惡妖孽以禳以磔待以不祥亦爾鬼神之善含為

爾神齊戒虔誠用益齊潔牲醻爾有神責以思
神之正思神至靈感通無間惟爾有神亦以思
神之正報我有人毋相侵瀆神人和豫邦有常
典永有馨香之享毋以妖惡亂德毋以災害貽
人毋自作爾神之羞急急如律令 辛酉四月二十五日

節行 忠臣

高麗徐掌令墓石記

高麗掌令徐公甄利川人當麗之末世見危不
去恭讓四年為掌令與省憲金震陽李擴諸諫
官罪狀趙浚鄭道傳南誾及益陽被誅指為黨

與諸論法者皆放流之其年恭讓遷原州高麗
亡居衿陽坐不北向終身不對漢陽城郭托物
吟哦以自傷執法論以謳歌思亂當抵法
太宗曰甄高麗臣不忘古國甄夷齊之倫何可
罪之不問也嗟乎國亡矣王氏絶矣沒身不易
其心忠亦感矣麗史忠節傳贊曰麗亡鄭夢周
李穡金震陽李種學吉再徐甄數君子者或死
或不死而其自靖一也衿川蟠塘有徐掌令塚
至 宣祖世有宰相尹根壽白 上封忠臣塚
仁祖九年爲之立祠並祀姜太師李相國命曰

三賢祠有三賢祠記

上之八年孟夏上浣庚辰

立碣墓前者外裔子孫監察金衡重

朱溪君碣陰記

朱溪君諱深源字伯淵別號醒狂哉 恭定王第二王子孝寧大君補之曾孫而宗室諸公子也性方正好讀書以文學著聞一時士爭師之先公子坪城君偉賢哉 惠莊王稱直而文者也哉 康靖王薨燕山君嗣立狂悖無道戕殺忠良好淫虐國人叛之公子數諫不用極言嬖妾

婞臣士弘讒賊用事以大逆誅族其家二子幼
寧幼槃皆死幼寧以才學顯用禍時爲天官正
郎少子幼靖幼寧子穀復以童釋没入爲奴事
在史氏公子家既滅死而有遺文七卷傳於鳴
陽正賢孫其受業弟子也及燕山君廢而 恭
僖王立大釋諸囚公子追爵興祿正一品旌其
閭置守冢十家給復田五結令祭祀不絶也穀
復召除官至谷山郡守昔當殷之亡微子去之
箕子佯狂爲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
焉三仁之行不同而其心出於至誠孔子稱其

仁若公子可謂比干之仁也亦至矣公子被殺
死至今二百三十四年有外子孫延安都護府
使權德徽刻石其墓曰朝鮮公子朱溪君之墓
今 上即位之七年秋八月朔日辛巳

文章

自許

老人才智下平生讀書非好書勉其所不及者
然也又不樂世俗之文嗜讀三代古文章無所
得嗜好如初下則左氏國語戰國長短書先秦
西漢太史公相如揚雄又旁及百家又下則韓

柳氏最逼古行年六十讀至萬有餘于如虞夏之皐皐不可當商詩之古與周誥之聱牙先秦之雄健西漢之博大以爲皆爲吾有而顧魯鈍未能盡諸家百氏瓌詭閎博皆莫如經傳之雅馴反而求之亦已過七十八十於文可謂勤且深矣於心亦以爲幾入於無窮而視古人則卓乎其不可及矣古人何可爲也槩論之文者天地之文也非人智巧所及上世包羲氏則河圖作易八卦制作文字通天下之亹亹其文在天爲日月星辰在人爲禮樂文章文章之盛衰在

世道之汚隆人文應夏商至周甚盛自東周以
降孔子歿周道衰諸侯更霸百家起至秦專用
法術焚滅詩書天下遂大亂聖人之文貳於老
氏散於百家然去古未遠天地純厚之氣猶在
屈原作離騷馬遷紬史記自黃帝始至于獲麟止
揚雄作太玄法言揚雄死古文亡矣魏晉氏來
蕭索無餘唐時韓柳繼西漢之末韓淳而柳刻
宋興修明三代之治文學歸於訓詁明驅除戎
狄掃清區宇自以功德儗蔑秦漢而治道譎詭
發於心者非六經之治其文章亦然老人修文

學九十年。縱不逮古人老說讀古人爲古人之徒。年老所著述於今之世固爲無用之空文。猶不捐。各分類成一書。自性命天人之本。雜之人事善惡邪正死生終始古今之變治亂興壞郊廟禘嘗海岳川瀆鬼神百祀儀則禮節忠臣烈士孝子貞婦善行四方風土謠俗百産藥外雜種珍異昆虫草木灾異妖孼物怪俱著盡。擧老悖昏耗甚矣。此記言之作也。述自評五百七十三言。重光作噩白露節下弦後日。期頤老人眉叟書

自評

騷學三體序

先生以詞賦著名羅州居平人少慱讀書為文章其文贍而與肆而慱瓌奇抑揚長於諷本之屈原參之子雲相如韓柳氏而成一家萬曆中應國子試獻玉貌篇擢為壯元號為鄭玉貌云於是聲名滿一世高抗不肯屈己下人與世多抹摋丁酉之亂南方陷為賊窟募湖中子弟同諸義兵伐賊與用事者不相能陷之罪纔欲殺

置之死而有解之者得脫然猶排擯之坎壈不
得意客遊京師弟子日集戶外屨常滿講學皆
不出孔子之教號為葱山先生屈原怨而思子
雲相如姱而媚班固艱退之平子厚苦蓋楚苦
漢麗唐變古而為排者迫先生集諸家為騷學
三體凡三十二篇平生諸作每寫意千古以自
宣著述之體深思永嘆奇與為絕調梁崧川嘗
稱千載曠音先生姓鄭氏諱彥窣字字容父其
先百濟之湯井人七十四歿無子孫墳墓在西
湖重光作噩夷則之月哉生魄三日九十弟子

石𠮛老人序

學古文

汗簡文

上篇五章五十四言

天為萬物之祖聖人爲國之宗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人無私仁

惟至誠無私無私則道自生

惟無欲惟無私聖人無欲

故聖人無可無不可

中篇四章四十八言

天道不息不已一往一來循環不窮以行化育
天地以生物為心聖人以利物為心
品物咸亨各正性命
非至德至道不凝焉

下篇六章八十五言

天道變化四時錯行日月代明鬼神著矣
變易無常其生物不測
惟聖人能盡之矣聖人能與天地參者也
能盡性盡物通神知化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誠
之道也

誠者天道也不誠無物
誠無為無為之極論說不能及至矣

哀悼文

金顯卿哀詞 并序

我以耄老後死親知皆盡於世無懽君亦衰老在世知君莫如我知我莫如君我年至九十老於君十二年道里脩遠每見書期以未死顧一相見為言豈意壽死者存而強庶者亡也慟哭長言以敘永訣

孝友之積忠愛之仁一出於古人直道在我不

枉己而循物確而寬直而安古人所難不求不
爭不諂不傲康寧壽考實是天道好德之報己
而己而先逝者己而後死者長悲鵾鵾淒淒欷
歔泣涕沾裾

訖言卷之五十八終

記言卷之五十九　續集

敘述一

古人諸子

伊尹醜桀就湯伐夏救民以寬代虐太甲立不
順于德尹放之桐宮三年太甲悔過自責尹奉
歸亳歸政于大甲作太甲作咸有一德以訓太
甲

當殷之亡比干諫而死箕子佯狂為奴微子去
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紂虐武王伐紂伯夷諫而去太公勸而起其

義一也初太公避紂東海之濱起為文王師武王立齊三日受丹書之戒於師尚父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太公封於營丘爽輔王室武庚與管叔叛而誅以周成王命卽五侯九伯以尊征伐後管仲能修之

東周德衰管仲相桓公伯諸侯一逵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延陵季子有國不立棄室耕於野孔子曰能守節矣又博物閎覽知樂故知人

蘧伯玉行年六十六十而化孔子曰君子哉蘧

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事秦繆公顯
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百里奚死秦國男女
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孔子稱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
少連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
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又曰太公望天下之大老也
孔子之門自行束脩以上三千孔子稱德行顏

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文學子游子夏
高子臯自見孔子方長不折啓蟄不殺執親之
喪泣血三年為衛士師刖者慕其仁孔子殁請
弟子以有若類孔子以敬孔子者敬之非敬有
若也敬孔子者也
顏淵曾參傳孔子之道子思學於曾子孟子學
於子思
老聃博古好禮孔子師之
剡子少昊摯之裔也能知少昊氏鳥師鳥名
自顓頊以来不能紀遠孔子學焉既以告人曰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孔子學琴於師襄得文王操曰習其曲習其數務得其為人焉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能此乎

七帝世紀

羲皇之世紀世而已然紀遠之德禮樂之始制作之本或見於經傳而不載於本紀何也

伊尹　伊陟　太公望

伊尹相湯伐夏救民以成三代之隆太甲不善放之桐宮三年令之反善而歸政天下稱盛德

太史公表著三十世家七十列傳阿衡不列其賢何也太公望避紂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至周遂爲文王師武王立齊三日冕受册書之戒爲成王太師百歲死而葬於周齊人五世反葬於周孔子稱其仁考之詩書古經左孟氏殷湯本紀叙列其大者以附三代古事

伊尹　伊陟

伊尹者名摯力牧之後也母有侁氏之女也生于空桑後居伊水爲伊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聘之五反然後至言素王九帝之德湯

進之夏桀桀不用復歸湯遇女鳩女方作女鳩
女方醜夏就湯湯立為阿衡號曰伊尹（尹正也使之正
天下也）桀暴虐淫荒諸侯亂九夷皆叛尹既醜夏又
德相湯興師既克昆吾遂伐桀桀敗於有娀之
墟奔鳴條湯既黜夏命欲遷其社以後世無及
於句龍作夏社義伯仲伯作典寶伊尹報政諸
侯畢服湯踐天子之位還亳改正朔易服色上
白朝會以晝湯百年而崩（路州偃師東有湯冢）
太子太丁未立而卒太丁之弟外丙立三年而
崩外丙弟仲壬立四年而崩伊尹乃立太丁之

子太甲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太甲立三年不遵湯法暴虐亂德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放之桐宮曰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伊尹攝行政朝諸侯三年太甲居桐宮悔過自責反善伊尹以冕服奉太甲歸亳授之政太甲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背師保之訓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嘉之作太甲訓以誡之於是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號稱太宗伊尹既歸政于太甲致事而

去字衍

歸曰君無以辯言亂舊政臣無以寵利居成功
作咸有一德以訓太甲至沃丁立伊尹卒爲百
歲殷人以天子禮葬於亳烈祖之頌曰允也天
子降于卿士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
沃丁後四世至雍己殷衰諸侯有不至者弟太
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日暮大拱太戊
懼問于伊陟伊陟曰妖不勝德王之政有闕歟
王其修德太戊懼而修德祥桑穀枯死去殷道
復興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乂作太戊太戊贊
伊陟于廟言不臣伊陟讓作原命伊陟伊尹子

也

太公望

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為唐虞四嶽佐禹平水土封於呂或曰封於申姜姓尚其苗裔也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嘗窮困年老漁釣西伯昌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呂尚於渭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尚父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而

遊諸侯無所遇而西歸周或曰呂尚隱於海上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其賢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求美女珍寶奇物獻之紂贖西伯西伯得出反國修德益昌西伯政平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歸周者二周人多師尚父之賢文王崩武王立踐祚三日問於師尚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聞耶師尚父曰齊齋三日武王冕受丹書之戒於師尚父其戒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

凶凡事不彊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
萬世九年武王東伐觀諸侯師行師尚父左杖
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摠爾衆庶與
爾舟揖後至者斬遂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
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王曰未可也師還二
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
不吉群公皆懼太公勸王伐紂正月甲子大誓
于牧野伐紂紂敗績衣寶玉自燒死殷亡明日
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
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討紂之罪散鹿臺之

貸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
遷九鼎于周與天下更始師尚父之策居多武
王既平殷亂封師尚父於營丘營丘邊萊萊人
夷也周初未定遠方未集萊夷與太公爭營丘
太公既克萊夷都營丘修國政因其俗簡其禮
通工商之業便漁鹽之利而人多歸齊齊為大
國及成王立成王幼管蔡與武庚作亂淮夷叛
成王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
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皆得征之齊由是
得專征伐太公佐武王伐紂作盈虛大禮明傳

立將後世言兵權者皆宗太公太公封於齊爲周成王太師死而葬於周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孔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管仲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與鮑叔交相善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而管仲因焉桓公使鮑叔爲宰鮑叔辭曰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而惠民不若也治國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於百姓不若

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於軍
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君將治齊則高傒
與叔牙足矣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居
國國重不可失也桓公使管仲治國仲曰賤不
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曰何故仲曰
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市租而國又治曰何
故仲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爲仲父管仲既
用任齊政以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孤
四曰疾五曰獨六曰病七曰通八曰賑九曰絶
於是國以大安遂霸諸侯齊在海濱通貨積財

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以與之俗之所否因以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於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齊侯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

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陪臣敢辭若時
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之王曰舅氏余嘉乃勲
應乃懿德請督不忘往踐乃職毋逆朕命管仲
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宜哉讓
不忘其上管仲遇盜取二人上以為公臣曰其
所與遊僻也可人也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
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管仲相桓公
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管仲
之力也孔子曰如其仁如其仁齊國遵其政令
常強於諸侯五霸桓公為盛天下不多管仲之

賢而稱鮑叔之知人也

殷三仁

當殷之亡比干諫而死箕子佯狂爲奴微子抱祭器而逃三子者之行不同而其心出於至誠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列三仁之事

箕子　比干　微子

箕子者殷之宗室也或曰名胥餘封於箕子爵爲殷太師帝乙嫡子受資辯捷疾好勇力其庶兄微子啓恪慎克孝箕子勸帝乙曰啓賢且長可立爲嗣帝乙不聽卒立受號爲紂思以威服

天下能百戰百克伐有蘇氏有蘇氏以妲己女
焉有寵所言皆從紂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
象箸必不羹藜藿盛以土簋遠方珍怪輿馬宮
室之漸自此作矣於是乃厚賦稅以實鹿臺之
財瓊宮瑤臺陂池侈服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
問左右皆不知也乃使問於箕子箕子私歎曰
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
不知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不知紂淫虐
日甚為炮烙之刑焚炙忠良天下叛之周德日
盛微子謀於箕子比干曰商今其論喪若涉大

川其無津涯將若之何箕子曰商其淪喪我不
爲臣僕告王子出迪我言刻子不出不免殷之
祀絶矣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箕子
諫紂紂不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不可爲人
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其君之惡而自悅於民也
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爲奴紂因之箕子鼓
琴以自傷人謂之箕子操武王旣平殷亂釋箕
子之囚就箕子而問之曰殷亡何也箕子不荅
武王曰唯天陰隲下民相協其居我不知彛倫
攸叙箕子乃陳洪範九疇述天人之大法敷言

皇極之訓凡三十有七章載之周書箕子乃去之至朝鮮殷民從之者五千餘人武王因以封之而不臣也箕子朝周過故殷墟宮室毁壞生禾黍箕子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殷民聞之皆流涕

王子比干爲殷少師比干曰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强諫不去紂曰何以自持比干曰修善行仁義以自持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諸遂剖比干觀其心武王旣克商封比干墓

微子啓者紂庶兄也數諫紂紂不聽微子乃與太師少師謀持祭器樂器奔周殷旣亡武王封紂子武庚令不絶殷祀至成王時武庚叛而誅成王更立微子于宋以續殷祀成王之命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故宋有天子禮樂後世政衰多亡失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至孔子紀詩有七篇

記言卷之五十九終

記言卷之六十下 續集

叙述二

延陵季子

余讀春秋古文太史公左氏傳記諸書作延陵季子之事非以誇多心慕季子之賢有國不立棄室而耕終其身不入可謂至德之世而宏覽博物知通萬物又知樂故知人

吳泰伯十九世至壽夢壽夢四子曰諸樊曰餘祭曰夷眜曰季札札賢欲令三子相繼立以及札壽夢死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既除喪讓於

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
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
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
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之季子棄其室
而耕乃舍之諸樊死餘祭立餘祭死夷眛立欲
以次傳國於季札以稱先君之意季札終不受
封延陵號曰季子後吳克楚州來封季子故亦
曰延州來季子屈狐庸曰季子守節者也有國
下立餘祭立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見叔孫穆
子說之謂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

人吾子為魯宗卿任其大政而不愼舉禍必及子季札請觀周樂使工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矣哉渢

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歌
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
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
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
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
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
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
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
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
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音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矣觀止矣魯用四代之樂故曰觀止矣去魯適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得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晏子遂辭邑與政免於欒高之

難於鄭說子産與之縞帶子産獻紵衣謂子産
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
之以禮不然將敗矣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
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
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
不德必加於僇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
足而又何樂君又在殯而可樂乎不宿而去孫
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亦可謂聞義能改者
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
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之曰吾子勉之君侈

而名良大夫皆當政將在三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季子初使上國過徐徐君好季子之劒季子心知之爲使上國不獻也還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劒懸之墓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之季子曰不然吾已心許之豈以死而背之季子適齊於其返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禮焉其坎深不及於泉其殮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無不

之也無不之也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
也其合矣乎春秋襄公二十五年諸樊死餘祭
嗣餘祭死夷昧欲傳於季札札讓而逃去吳人
立夷昧之子僚公子光者諸樊子也以爲父先
立不傳於季札光當立陰納賢士謀襲僚時楚
平王死吳人欲因其喪而伐楚出師圍楚之潛
使延州來季子聘於晉觀諸侯之強弱楚師絕
吳兵之路吳外困於楚國以內空光曰時不可
失也不求何獲使專諸殺王僚而自立季子至
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

無傾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以待善乎復命哭墓義也復位以待攉也太史公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其清濁又何其宏覽博物也會稽毗陵縣有季札塚其人至今祀之世傳其塚前有石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亦周篆孔子之文云

柳下惠

柳下惠魯大夫展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慈仁孝恭允德圖義約貨其怨孔子之素嚴事於

周老子於魯臧文仲柳下惠然後之不竝世也
孔子稱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
少連孔子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
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齊侯伐魯之北鄙公使展喜犒師齊侯未入境
展喜勞齊侯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
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
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
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也昔周公太公
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

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
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
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
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
廢職其若先王何君必不然恃此不恐公已先
使展喜受命於展禽展喜對之如此齊師乃還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
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
父母之邦
子謂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

與立也知而不舉蔽賢也故孔子以為不仁
孟子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
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柳下惠聖
之和者也
廣博易良與物無忤和之至也然和而不流同
而不污其志潔其行廉所立卓爾故孟子曰柳
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魯人有不納嫠婦之抵
者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嫠婦曰何不如
柳下惠然魯人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
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

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蘧伯玉

蘧瑗衛之賢大夫也字伯玉衛獻公戒孫文子寗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公使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其曰彼

何人斯居河之糜無拳無勇職為亂階蒯聵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不先必死并拏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諸公子與孫子盟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二十年甯惠子卒二十六年衛獻公求復與甯喜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甯喜攻孫氏弒其君剽孔子曰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蘧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而反任之史魚驟諫而不從史魚病將死命其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其君也生不能正其君死無以成禮我死置屍牖下於我其子從之靈公弔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退彌子瑕進蘧伯玉而用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君子死則已焉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孔子去魯適衛適陳過

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既解而還衛主蘧伯玉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于衛又主蘧伯玉既反魯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六十而化進德不已老而不倦云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奪人之地而徇己之樂請前行不聞君子

以爲直諷善喩

百里奚

百里奚故虞大夫也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途於虞以伐虢公曰吾寶也曰若得於虞虞猶外府也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伐虢滅下陽又假途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隨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也一之已甚其可再乎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百里奚不諫去虞適宛秦穆公聞其賢以禮迎之

以為相百里奚相秦七年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救荊禍發教封內巴人致貢施德諸侯八戎來服百里奚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百里奚之賢也

孟子曰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孔門三子

顏子

顏回魯人字子淵其父無繇字路孔子始教弟子於闕里而受業者也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一而早死孔子之門以德行著聞

子貢曰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顏回之行也

顏回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也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國豈特一身者哉

孔子曰自吾有回而門人益親王肅曰顏淵胥附之友使弟子日親孔子

顏淵季路侍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顏淵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悅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
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
是夫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貨殖焉億則
屢中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
回何敢死也

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謀曰楚大國也孔子用於楚陳蔡危矣遂出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弟子皆有慍心孔子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歎曰有是哉顏氏之子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

顏回對魯定公曰鳥窮則啄獸窮則攫馬窮則

佚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叔孫武叔見顏回曰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已評論之顏回曰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顏淵謂子路曰力猛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者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祠

則下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
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繫辭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中
庸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
膺而弗失之矣
孟子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
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
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
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

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曾子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參父點字子晳孔子曰曾點滌雕開已見大意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而授之業孔子曰參也魯

君子曰參以魯得之

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厚也參行夫四德者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

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
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
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思不出其位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曾子弊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

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

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撤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撤不請所與問有餘曰無矣將以復進也孟子曰此

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者也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其親敢不敬乎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

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
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
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
盡然而況於人乎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
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
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
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
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

反
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魯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而哭之哀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

爲薑桂之謂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歟

小歛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歛斯席矣小歛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歛而徹帷

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哭泣之哀齊斬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

布幕諸侯之禮也縿幕僭天子之禮也縿綃
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
乎

小記曰降而緦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

曾子吊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
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
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
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户内大斂於阼
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

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夏禮專用明器實其半虛其半殷人專用祭器亦實其半虛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則實人器虛鬼器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也

子夏其子死哭之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

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人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

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有司存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

夫小子

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仲尼弟子傳曾參作孝經死於魯家語弟子行曾參志存孝道孔子因之作孝經大學孔氏之遺書而曾子作十傳禮記有曾子問喪祭吉凶之禮三十六

子思子

子思魯人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學於曾子困於宋子思作中庸太史公曰中庸成於子思周道衰孔子發異端起子思當戰國之世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戴氏禮記多述子思之言孟子亦推尊

子思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年以爲極亡則不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曾子謂子思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起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委巷之禮也子思之
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
子思之母死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
方於子乎觀禮子盖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
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不行也有其禮有其
財無其時君子不行也吾何慎哉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
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
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
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

是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禮爲出母齊衰不杖期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

魯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而再拜稽首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以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不能安子思

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歟子思曰古

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爲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也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曰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也

繆公知尊子思而不能用

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九食田子方使人遺狐白裘子思不受曰伋聞之妄與不如棄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受也

戰國時子思居於衛言苟變可將衛侯曰變賦於民食人二雞子故不用子思曰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也衛侯再拜曰謹受教

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

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其似君之君臣乎

子思居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子思六十二卒葬於泗上孔子塚南

白生求為魯侯師所謂子家子者也求生箕箕生穿穿生鯅相子慎子慎生鮒鮒子思六世孫也秦并六國召拜小傅及丞相斯言焚書鮒與弟子私歸藏書是謂壁經有著書曰連叢後人

謂之孔叢子

附德行

顏淵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閔損魯人字子騫以德行著聞孔子稱其孝焉少孔子十五歲不仕大夫亦不食汙君之祿

閔子早喪母父再娶而生二子繼母獨以蘆花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遂成慈母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天下無行多爲
家臣而曾參閔損公晳哀未嘗仕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
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
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弟子身通
六藝者七十二人夫子稱德行顏淵閔子騫冉
伯牛仲弓
冉耕字伯牛魯人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
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其人也

而有斯疾也

冉雍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學於孔子以德行稱之

子貢曰若逢有德之君受顯命不失其名在貧如客使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記舊惡冉雍之行也

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君子曰仲弓寬弘簡重可以任諸侯之治者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

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家無怨在邦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記言卷之六十　終

元 記言